

3110

高爾基戲劇集

# 野蠻人



李健吾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PDG

野蠻人

---



## 人物

伊瓦金 花匠，養蜜蜂，五十歲。

葉菲穆 伊瓦金僱用的工人，四十歲。

馬提外·高琴 一個鄉下孩子，二十三歲。

董喀男人 一個沒有一定職業的人，四十歲。

潘夫林·薩外里耶維奇·高勞瓦斯提考夫 六十歲。

瑪麗亞·伊萬諾芙娜·外席姚耳吉娜 當地郵政局局長的女兒，二十二歲。

波爾非丙·德羅比雅日琴 財政局一個書記，二十五歲。

阿爾西浦·佛米奇·浦芮提金 木材商，大約三十五歲。

馬喀羅夫醫生 四十歲。

馬夫芮基·奧席波維奇·莫納號夫 稅官，四十歲。

羅狄雅·潘夫勞芙娜·包嘉耶夫斯喀雅 二十八歲。

娜結日達·波里喀爾波芙娜·莫納號娃 莫納號夫的太太，二十八歲。

皮拉琪雅·伊萬諾芙娜·浦芮提吉娜 浦芮提金的太太，四十五歲。

塔傑雅娜·尼考萊耶芙娜·包嘉耶夫斯喀雅 城裏一位有產業的貴婦人，羅狄雅的孀母，五十五歲。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賴道汝包夫 議長，六十歲。

史泰潘·達尼勞維奇·魯金 學生，伊瓦金的外甥，二十五歲。

謝爾琪·尼考萊耶維奇·契嘎諾夫 工程師，四十五歲。

安娜·非姚道羅芙娜·切爾孔 葉高爾·彼特羅維奇·切爾孔的太太，二十三歲。

史提姚潘 切爾孔家裏的使女，二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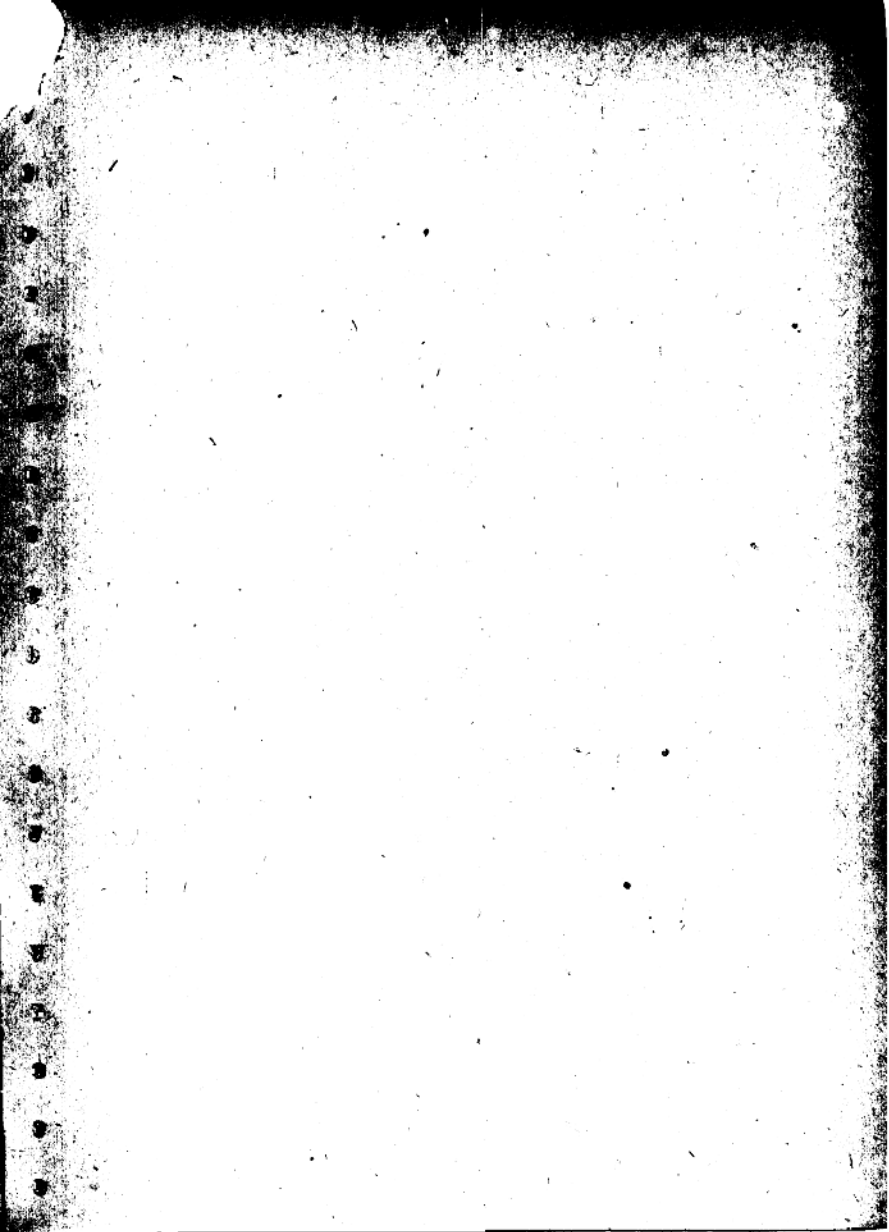
葉高爾·彼特羅維奇·切爾孔 工程師，三十二歲。

格芮莎 賴道汝包夫的儿子，二十歲。

喀嘉 賴道汝包夫的女兒，十八歲。

縣長 四十五歲。

第一幕



河邊一片草原。過了河，綠的花園情愫殷殷地環繞着，立着一個外省的小城。正對觀衆是一座花園，有蘋果樹，櫻桃樹，山槐樹和菩提樹。樹底下立着幾個蜂房，一張泥在地裏的圓桌，和幾張土裏土氣的凳子。圍着花園是一道壞了的柳條籬笆，上面掛着一雙靴靴，一件舊上衣，和一件紅襯衫。沿籬笆是從河碼頭到郵車站的大路。花園裏面，右手，突出一角舊小房子，靠牆有一個攤子，出售麵包。環形的捲捲，向日葵子，家造的啤酒。中央偏左，正在籬笆這面，有一所蓋着草的建築。花園一直向左延展出去。

是一個溽暑的下午。

時時傳來一隻布穀的鳴聲，遠處隱約漂來一管笛子的幽響。伊瓦金坐在花園房子的窗戶底下，彈着架六弦琴，禿頭，一張和悅的臉，刺得光光的，看上去挺滑稽。他旁邊是潘夫林·高勞瓦斯考提夫，一個拘謹的小老頭子，穿着一件俄羅斯式長上衣，戴着一頂冬天的尖帽子。窗戶上面擺着一個啤酒紅籬子，和幾隻大玻璃杯子。年輕的農夫馬提外坐在地，上靠近籬，包嚼着麵。包右手郵車站那面，傳來一個生病女人的沒有氣力的呼喚：「葉菲穆！」不見回答。董略男人從左手大路那邊走下來——一個說不出年歲的人，畏怯模樣，衣服襤褸，「葉菲穆！」的呼喚重複着。



伊瓦金 嗚！葉菲穆！

葉菲穆 (進來，沿着有籬笆的花園那邊) 我聽見她叫啦。(向馬提外) 你在這兒幹什麼？

馬提外 沒事。也就是坐坐。

(第三回傳來「葉菲穆」的呼喚，現在成了一種發怒的聲調。

伊瓦金 你爲什麼不回答，夥計？

葉菲穆 等一下。(向馬提外) 滾開！

(從籬笆那邊拿走红襯衫。董喀男人咳嗽，衝他鞠躬。

嗚，是你！你有什么事？

董喀男人 我才打道院來，葉菲穆·米特芮奇。

葉菲穆 (走開) 怎麼，他們把你攆出來啦？你這個二流子！

伊瓦金 (向葉菲穆) 夥計，在喊你，你還是去罷。(向潘夫林) 他就好支使人。

(葉菲穆向外走出。

潘夫林 人人好這個。

伊瓦金 可是受支使的人——偏就不喜歡人家平白無故地拿他們喊過來喊過去。當然不喜歡。

潘夫林 那，隨你幹什麼，人總不喜歡。可是你照樣兒得對人嚴。

伊瓦金 這首迴旋舞曲●你也可以這樣彈。

〔彈着。〕

董喀男人 啊，什麼樣兒一個人！他喊我出去，可我怎麼的啦？

馬提外 天熱！

董喀男人 是，天熱——不過，我不是在講天熱——就忍着罷。我是說，一個人有東西吃，就以爲自己

有權力好管別人。你胃口挺好！

馬提外 謝謝！

董喀男人 你打鄉下來？村子裏頭烘麵包一定烘得好極了。

馬提外 只要有麵粉給他們烘，他們就烘得好。我這是打伊瓦金這兒買的。

董喀男人 當真？味道兒挺像鄉下麵包。我嚐嚐成嗎？

馬提外 我自己還不够吃哪——

● 迴旋舞曲 waltz 是一種源自德國的雙人舞蹈音樂。

〔董略男人嘆氣，靜靜地舔着嘴唇。

伊瓦金 之後——你還可以往慢裏彈。

潘夫林 你說這叫做瘋狂牧師迴旋舞曲？

伊瓦金 就是這個名子。

潘夫林 可是，幹麼叫這種名子？我覺得這對牧師表示不敬，會把人引到罪過上的。

伊瓦金 你又來啦！潘夫林，你這人就愛挑眼兒。

潘夫林 你也太作難我啦。人人知道我這人多麼厚道。我的腦髓不肯靜着就是啦。

伊瓦金 毛病是人都不喜歡你。

潘夫林 爲什麼？因爲我愛真理在一切之上。人嘴咕我。我不抱怨。我牢牢守定我的目的，要的只是

真理。

伊瓦金 本來嘛，你還要什麼？你有一所房子，一些錢——（左面傳來聲音：伊瓦金向那邊望了望）是郵

政局局長的女兒。她到那兒去？

潘夫林 一隻鴿——她沒好結果的。

〔德羅比雅日琴和外席姚耳吉綁走來。

外席姚耳吉娜 我告訴你——她嫁了一個工程師。

德羅比雅日琴 (差不多失望地) 可是這種嘲笑的情調完全跟你的外表不一致！請相信我的話

——麗狄雅·潘夫勞芙娜的丈夫是一家甘草廠的經理，她沒有把他丟了——是他死啦，一根魚刺把他咯死的。

外席姚耳吉娜 她把他丟了，我告訴你。

德羅比雅日琴 瑪麗亞·伊萬諾芙娜！我們在財政局什麼事也知道。

外席姚耳吉娜 在郵政局呀，我們比你們知道的還要多。我告訴你——他盜用公款，就要吃官司啦。

她本人在裏頭也有份兒。就是這麼一當子事！

德羅比雅日琴 麗狄雅·潘夫勞芙娜，你說嘛，瑪麗亞·伊萬諾芙娜——

外席姚耳吉娜 爲了罰你拿話頂我起見，你得請我喝杯啤酒。

(伊瓦金把這當做一聲吩咐，站起來，走到牆角那邊。

(潘夫林拾起伊瓦金的六弦琴，往裏看，撥撥弦子。

● 鴉雀往往指浪費而不貞的婦女，等於娼妓。

德羅比雅日琴 我歡喜請。不過我堅持麗狄雅。潘夫勞芙娜是一個寡婦。

外席姚耳吉娜 她是寡婦？很好。你會清楚的。

〔他們向右走出。〕

董喀男人 聽我講，看上帝的名義，給我一個小錢兒。

馬提外 你這人可真滑稽！你幹麼開頭不這麼說？你說嗜嗜——倒像有人要嗜嗜麵包！

〔伊瓦金回來，往桌子上放下一罐啤酒和兩個玻璃杯，然後站著朝遠處望。〕

董喀男人 要麵包喫，我覺得躁的慌。謝謝你！

伊瓦金 說，潘夫林，城可真美。像一鍋煎雞蛋——不像嗎？

潘夫林 等他們把鐵道搞好了再講。那時候樣樣兒糟殃。

伊瓦金 糟殃？怎麼會的？又學老鵝叫啦。

潘夫林 外鄉人就一羣一羣帶來啦。

〔外席姚耳吉娜和德羅比雅日琴又溜達過來。他們在桌子旁邊坐下，喝着啤酒，低聲談話。伊瓦金和潘夫林走向房子角落那邊。〕

馬提外 你打那兒來？

董喀男人 我住在城裏頭。

馬提外 我總以為城裏頭人有錢。你怎麼落到這步的？

董喀男人 我的錢丟光啦。我女人，董喀，把我害啦。董喀和我兄弟，起初她挺好——我們在一起很不錯。她是一個好看活潑的姑娘。是的。後來她講，「這種生活太沉悶啦。」她就開始喝酒。我也喝。

馬提外 你也喝？

董喀男人 是呀。我這就叫沒辦法。這以後，她開始跟別的男人們打交道。我搽完了她再搽她。她跑啦。我有一個女兒——臨到十四歲，她也跑啦。

〔他停住，沈沈在想。〕

德羅比雅日琴 （在桌子那邊——高聲）我抗議。瑪麗亞·伊萬諾芙娜！沒這當子事！娜結日達·波

里喀爾波芙娜和醫生全是見解浪漫的人——

外席姚耳吉娜 嚇——嚇！別扯着嗓門兒嚷嚷！

馬提外 她也在附近跑來跑去嗎？

董喀男人 誰？

馬提外 你女兒。

董略男人 我不知道。我連她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頂倒霉的是，有一回我喝醉了酒，人家捶我胸膛，就在靠心口的地方——這下子我可病了，做不成了。我真是什麼也不成了。

馬提外 真有你的。你怎麼過活？

董略男人 我能怎麼就怎麼過活——

德羅比雅日琴 (跳脚) 瑪麗亞·伊萬諾芙娜可不得了——怕死人啦！純潔和誠實的事你就不相信！

外席姚耳吉娜 別叫喚！你說起話來像一個瘋子。

德羅比雅日琴 不對。相信薩狄雅·潘夫勞芙娜和縣長——

外席姚耳吉娜 坐下——

董略男人 說是工程師今天來。

馬提外 造鐵路？

董略男人 對。造好了鐵路，可是人沒有地方好去。

馬提外 要有活兒啦，哎，幹活兒真好！

(潘夫林從房屋那邊出現，向桌子走去。)

外席姚耳吉娜 (低聲) 潘夫林來了……

德羅比雅日琴 啊，可敬的賢人有新聞嗎？

潘夫林 你們好？<sup>？</sup>議長才渡過河——到這兒來——

外席姚耳吉娜 他來會見那些工程師——就是這個。想想看他那樣兒一位驕傲的老公公——

(伊瓦金進來——喘氣。)

德羅比雅日琴 是呀——天熱，伊萬·伊萬諾維奇，不嗎？

伊瓦金 (向遠處望) 是熱——

潘夫林 你不耐煩，所以體溫高。我是什麼人也不等，所以我就不熱——

伊瓦金 醫生和稅官來啦。

外席姚耳吉娜 (拾起潘夫林的話) 難道我們又等人來的？我不這樣想。

潘夫林 我不是說你。他在等他的外甥。

德羅比雅日琴 那個大學生？

伊瓦金 對。浦芮提金也跟他們一道兒來啦。

外席姚耳吉娜 這可真好玩兒啦。我們城還是頭回有個大學生。



德羅比雅日琴 現在，瑪麗亞·伊萬諾芙娜——你知道，他不算。那位拿槍打死自己的統計家——

外席姚耳吉娜 他離開了大學——

潘夫林 對。他在政治上亂搞，讓開除啦。

伊瓦金 (有點兇野) 他打死自己，因為你報告他。鬼知道你幹麼要這麼搞。

(他走開了。)

潘夫林 (向他的後影) 我要永遠反對邪惡——我們的朋友伊瓦金性子粗暴——而且，也不太

公道。我的的確確知道賓賓先生，統計家，打死自己，因為他對娜結日達·波里喀爾波芙娜的愛

情，失望——

德羅比雅日琴 你怎麼就全知道？

潘夫林 因為我觀察仔細——

(從左邊沿路走來醫生莫納號夫和浦芮提金。直喀男人悄悄地不見了。馬提外站起，鞠躬。)

浦芮提金 你原諒我，醫生，不過，我不能夠瞭解你釣魚的樂趣。

醫生 (悻悻然) 魚不作聲。

莫納號夫 (向浦芮提金) 請問，你瞭解什麼來的？我敢說，很少你瞭解的。夏天游泳，冬天洗熱水澡